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五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食貨三

算訾

訾算景紀後二年服虔注云訾萬錢算百二十七

算車船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本紀注云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時公卿言異時算軺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船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算緡錢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本紀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而稅之

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

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而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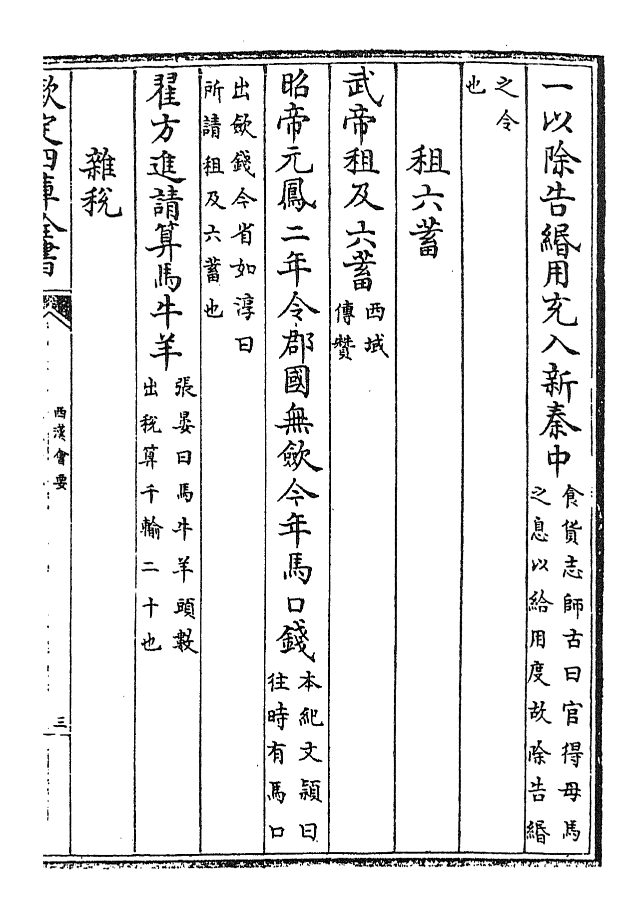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本紀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故令相告言也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業縱市史記義縱傳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



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食貨志師古曰官得毋馬之息以給用度故除告緡之令也

租六畜

武帝租及六畜 西域傳贊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 本紀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歛錢今省如淳曰所請租及六畜也

翟方進請算馬牛羊 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也

雜稅

武帝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

吏卒食本紀

軍市租馮唐傳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市籍租何武傳

槀租貢禹傳

海租食貨志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

海稅平紀注云海丞主海稅

給獻費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呈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以粟當賦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師古曰諸侯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六年詔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本紀

募民入粟

晁錯説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

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天下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時

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内受錢於都内同上

榷酤

文帝後三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與本紀

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本紀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本紀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本紀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獨步橋令畧彴是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賣酒升四錢本紀按食貨志云弘羊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鹽鐵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吳王濞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之利能薄歛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盖防此矣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本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已上元狩四年事　五年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盆煑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　浮食奇民欲

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少史作益）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云云元鼎六年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食貨志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鐵鹽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

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

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名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

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民僅幹天下鹽鐵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食貨志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弘羊難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名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

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域外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

見其斷辨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畧觀矣山中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吕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

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茍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車千秋贊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食之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賈本紀

元帝元初五年罷鹽鐵官本紀

永光二年復鹽鐵官紀按食貨志云元帝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冊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更變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程方進傳

倚頓用鹽鐵起

甘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用鐵冶富

程鄭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用鐵冶為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

丙氏以鐵冶起富至鉅萬並貨殖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二

西漢會要卷五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食貨四

錢幣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寳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

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匹馬至百金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紀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鑄莢錢惠民患其輕重至此復行八銖錢

六年行五分錢本紀即謂莢錢

文帝五年四月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本紀食貨志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本紀壞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本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鋊銅屑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鋊食貨志按

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令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通鑑考異亦云紀誤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同上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同上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同上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此以後乃莽即真後事不復錄

雜錄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錢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猒足民心動揺商賈求

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貢禹傳及食貨志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師丹傳

錢禁

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者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設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

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吕術斂之重則吕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吕作兵器吕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吕臨萬貨吕調盈虛吕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吕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

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吕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食貨志下

文帝除盜鑄錢令賈山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無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賈山傳

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

竟案盡沒入之本傳

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本紀

武帝元狩中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民之犯者不可勝數食貨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自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同上

其後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毋得行

而民之盜鑄錢者益少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食貨志

白金皮幣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令半兩錢法重四

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迺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按本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㯐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食貨

志

元鼎二年罷白金武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三

西漢會要卷五十四

宋 徐天麟 撰

食貨五

大司農錢 都内錢附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按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

志

帝比歲擊胡大司農陳藏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士乃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同上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西域傳贊

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王嘉傳

漢武庫兵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毋將隆傳

少府禁錢

漢興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食貨志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食貨志按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

共養勞賜一出少府毋將隆傳

武帝出禁錢以振元元食貨志

西羌之役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傳

元帝溫恭少欲少府錢十八萬萬 王嘉傳

水衡錢

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 食貨志

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民起第宅 紀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更爲異政也

元帝溫恭少欲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王嘉傳

均輸平準

大農屬司官有均輸平準令丞百官表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有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元狩中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食貨志

元封元年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弘羊為大農丞固已稍稍置均輸矣今既領

天農故遍行其法於郡國也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均輸在郡國各轉於京師者也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轉輸者也名工官治車諸侯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上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按桓寬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故曰平準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不劬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人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皆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取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

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盖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云云

漕運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

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本傳

漢初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

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劉敬說是也良傳

武帝元光六年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漕關東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得以損漕省卒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溝洫志按武紀元光六年穿漕渠通渭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

難敗亡其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收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

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村木竹箭之饒儗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洫志

衛青數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食貨志

武帝作柏梁臺宫室之修繇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上

元封元年桑弘羊又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上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紀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毋漕上

宣帝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事果便食貨志

倉庾

太倉 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大倉令丞三輔黄圖云大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食貨志

長安倉 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三輔黄圖云細柳倉嘉倉在長安西渭水北

古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

甘泉倉 張敞為甘泉倉長

河南郡滎陽有敖倉 地理志音義云敖本地名臨河有大倉

河東郡根倉溼倉 地理志

河内倉 汲黯矯制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

郡國諸倉 百官表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

常平倉

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農民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供上不聽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食貨志 按宣紀

五鳳四年穀常平倉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

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充國傳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及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食貨志按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

西漢會要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五十五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蕭文鉦

西漢會要卷五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食貨六

荒政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廼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食貨志

漢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紀

文帝後元年詔曰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歟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

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本紀

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施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貧民得賣爵紀

歲恶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見食貨志賈誼疏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紀

中三年夏旱禁酤酒紀

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後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食讀曰飤徒隸衣七緵布索隱曰蓋合七升布止馬舂正義曰馬碾磑之比也先時用馬令止之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史記本紀正義曰造至也禁天下費米穀恐食不至歲造七到反

三年詔曰間歲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植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

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紀

武帝即位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傳

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

廪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捄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産業使者分部護冠盖相望費以億計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告諭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捄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紀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紀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紀

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

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上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紀

二年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公卿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上

三年夏大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上

五年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上

永光二年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

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飢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紀

成帝永始二年詔曰歲比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紀

哀帝即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壊

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紀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㪷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

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本紀

振貸 振捄附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紀

文帝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賈山傳

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貧民食貨志

武帝元狩三年有水災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本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廪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産業使者分部護冠蓋

相望費以億計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吏民有振捄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本紀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貨志

河內傷水旱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汲黯傳

昭帝始元元年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本紀

元鳳三年詔曰迺者民被水災朕虛倉廩使使者以振困乏本紀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使農移就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本紀

地節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又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海江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本紀又食貨志云天下大水關東十一郡尤甚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困乏

二年詔以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

田假與貧民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捄賜寒者衣本紀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本紀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損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已葬者與錢人

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本紀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議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本紀

哀帝即位河南潁川郡水災賜死者錢三千本紀

釋逋貸

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宣帝元康元年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建始三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河平四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鴻嘉元年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未入皆勿收

永始二年所振貸貧民勿收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五

西漢會要卷五十六

宋 徐天麟 撰

兵一

南北軍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刑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彊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産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如此則太后心安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産為相國居南軍戒産祿曰我即崩必據兵衞宫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祿産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令酈寄紿祿曰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祿然其計諸吕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太尉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内勃北軍勃復令説祿祿遂吕兵授太尉勃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

衛尉毋内相國産殿門産不知禄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内朱虚侯章擊産殺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云云 見呂后紀及外戚傳臣天麟按唐李揆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

文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内 百官表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劉向傳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内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軍正丞 胡建傳師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史記

戾太子名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劉屈氂傳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勲中黄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車者移易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宫殿於是貴戚

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江充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五百萬下獄表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本傳

張安世為衞將軍兩宮衞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

之上奏以聞

衛將軍

高帝五年王恬啓以衛將軍擊陳狶功臣表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衛將軍典京師兵衛邊方屯警

文帝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見南北軍條

二年罷衛將軍軍本紀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本紀

車騎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本紀臣天麟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典京師兵衛邊方屯警

右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本紀

期門羽林

光祿勲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期門羽林皆宿衛官故屬南軍期門掌執兵送從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東方朔傳云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武帝建元三

年初置北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從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次期門蔡質漢儀曰羽林府次虎賁府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宣紀注云少壯令從軍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百官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期門羽林以材力為官名將多

出馬地理志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如淳曰醫巫商賈不得與也

羽林黃頭郎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本傳

霍光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剌王傳

衛士

衛尉掌宮門屯衛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又諸屯衛

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本紀

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

元康元年各置建章宮衛本紀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本紀

執楯執戟武士騶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韋玄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王尊傳

蓋寛饒爲衛司馬及歳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願復留共更一年蓋寛饒傳

中尉兵

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卒皆屬焉百官表

文帝拜馮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吕嘉本紀

城門兵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百官表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

十二城門侯（百官表師古曰門各有侯蕭望之為小苑東門侯是也）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劉屈氂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孔光為太師領城門兵（孔光傳）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元后傳）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元后傳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杜鄴傳又元后傳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百官表

七校

武帝平百粵内增七校刑法志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佽飛射士

少府屬官有左戈令掌弋射武帝更名為佽飛　百官表　服虔曰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宣帝神爵元年發佽飛射士詣金城　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佽飛射者擊羌　馮奉世傳

輯濯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　百官表　如淳曰船官也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劉屈氂傳

胡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為騎也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百官表按胡越騎皆已在八校之數自昭宣以後或以他官兼領故别見此一條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擊羌馮奉世傳

成帝時金涉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輔騎本傳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

羌騎

宣帝神爵元年發羌騎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索嚼種擊羌馮奉世傳

材官以下係郡國兵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刑法志按漢官儀云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各有員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高帝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本紀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本紀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本紀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爰盎以材官蹶張遷爲隊帥本傳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紀

武帝元光二年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擊匈奴本紀

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韓安國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穎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本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本傳

輕車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紀

馮唐拜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晁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鋭卒救烏孫紀

發材官輕車送霍光葬見上材官條

騎士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紀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擊羌 趙充國傳

黄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樓船

外有樓船 刑法志又漢官儀見上林官條法

枚乘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櫂音直孝反

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為船伍被傳

伍被為淮南王畫計曰有尋陽之船伍被傳

閩越王入燔尋陽樓船嚴助傳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助傳

粤欲與漢用船戰逐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真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軍人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邑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本紀

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擊呂嘉本傳

武帝欲伐南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闘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令發兵拕舟而入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云嚴助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横海將軍韓説中尉王温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

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本紀

東粤數反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朝鮮傳

屬國騎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貳師取善馬

屯田卒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食貨志

孝武征殊方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吉喜發城郭諸國

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西域傳

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至春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本傳詳見屯田條

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誅斬郅支單于

西漢會要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五十七

宋 徐天麟 撰

兵二

教閱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貙五日本紀如淳曰立秋貙膢伏儼曰膢音劉劉殺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膢劉義名通耳漢儀注云立秋之日斬牲於郊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霍光都肆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剌王傳師古曰謂大會試之

九月都試瞿方進傳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相丞會都試課殿最也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

延壽黄袍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

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

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

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

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韓延壽傳）

繇戍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又昭紀如淳注云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遂改易有謫

乃戍邊一歲耳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本紀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鼂錯傳

文帝減外繇賈山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史記大事記

景帝後二年省繇賦本紀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卜式傳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省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本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本紀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本紀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賈誼傳

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弟常步行戍邊本傳

調發羽檄　虎符

高祖曰吾以羽檄名天下兵本紀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呼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史記本紀漢書無國相二字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遂免傳

淮南王盜鴟虎符貫捐之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

名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指意遂發兵（嚴助傳）

戾太子以節發兵（武紀征和二年）

七國敗弓高侯詒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吳王濞傳）

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功臣表）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本傳）

黎扶為東海太守坐擅發卒為衛當斬功臣表

選募勇敢 犇命 伉健 募士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紀

趙王彭祖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景十三王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本傳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擊益州本紀

注云常兵不足故權選取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

灌夫伐吳王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灌夫傳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本紀

神爵元年發應募詣金城本紀

趙充國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説江湖賊本紀

發謫徒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本紀

惠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隷二萬人城長安本紀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本紀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元鼎五年吕嘉反遣路博德皆將罪人馳義越侯遣別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本紀

元封二年四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遣楊僕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本紀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本紀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李廣利傳

太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本紀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本紀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本紀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本紀

行伍部校

什伍俱前鼂錯傳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李廣擊胡行無部曲行陳本傳注引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校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馮唐

傳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

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韓延壽都試騎士五騎為伍本傳

什器平帝紀天下吏舍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器亦猶今之從軍作役者十人為火共蓄調度也

傳校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傳師古曰一校則別為一部故軍稱校也

諸校韓信傳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

校司馬南粤傳校司馬蘇弘

部勒行陣陳湯傳

王尊坐擅離部曲會赦免本傳

壁壘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周亞夫傳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胡建

京師兵器

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高紀按三輔黄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工官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内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臣天麟按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也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 魏相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 食貨志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 劉屈氂傳

成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

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毋將隆傳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 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也

郡國兵器

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本傳

鼂錯說文帝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 鼂錯傳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 食貨志

武帝時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對不便

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吾丘壽王傳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本紀注云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江都易王傳

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景十三王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本紀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本紀

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武五子傳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本紀

上郡庫令成帝紀建始元年注云比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南郡發弩官主教放弩地理志

雜錄

文帝時鼂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雈葦竹蕭屮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

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

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

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㦸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鼂錯傳

藺石 鼂錯傳具藺石如淳曰城上雷石也

渠答 鼂錯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䔧也

遊弩 鼂錯傳遊弩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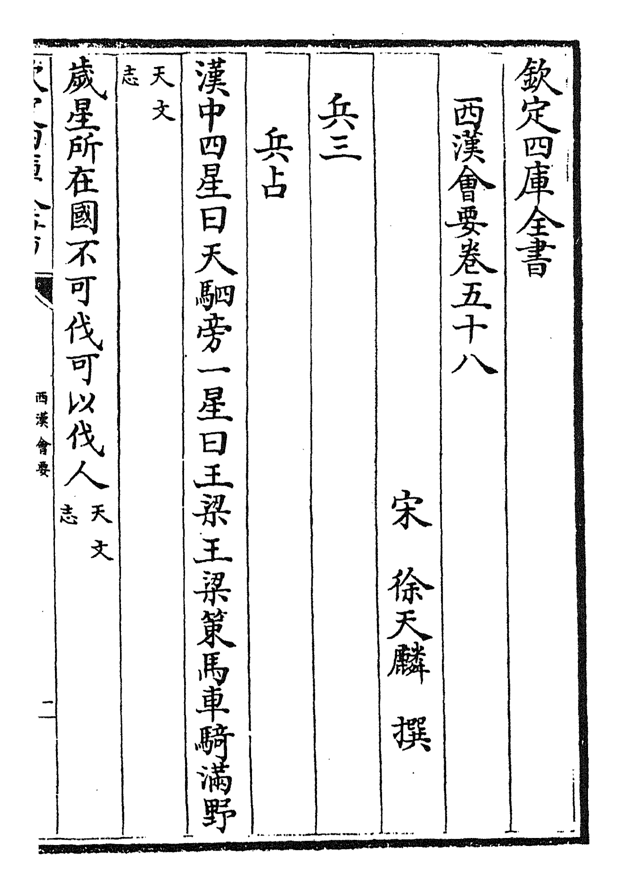
大黃 李廣傳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

連弩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刁斗 李廣傳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壘石 李陵傳師古曰壘音盧對反

西漢會要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

宋 徐天麟 撰

兵三

兵占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 天文志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天文志

見欃雲如牛槍雲如馬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
破國天文志
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為蠃用兵進
吉退凶天文志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
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絶域
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又出西北是時征伐尤甚五行
上既悔遠伐征逦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

書言匈奴縳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縳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縳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驌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驌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西域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藝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

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趙充國傳

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墜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五行志

軍功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會赦其亡罪

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上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封功臣見職官門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萬虜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吕

罷戰士本紀

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中率為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李廣傳

李廣出右北平為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軍自當己賞

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師古曰軍失亡者少而匈奴殺獲數多故曰過當也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雖有功効不可為後世法故不得侯師古曰漢家之法擅矯命雖有功勞不如賞也

貳師既伐大宛軍官吏為九卿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武紀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莫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馮唐傳

軍法

韓信申軍法高紀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侯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太后業

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齊悼惠王傳

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雋不疑傳臣天麟按漢法吏六百石以上有罪皆先請見於宣帝末年之詔至於軍興從事則雖二千石以下亦得誅決於外暴勝之是也至其後劉屈氂斬欲司直亦以軍興法行之而勝之乃爭以為不可故被譴而自殺

唐蒙通夜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司馬相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薛宣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師先士大夫尤失理
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
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
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
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
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
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胡建傳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卯將兵追反虜擅棄兵還贖罪免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令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本紀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畏愞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表按本傳云坐後期

天漢三年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武紀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

將梁侯楊僕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旦功臣表武帝責僕書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按霍去病傳云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單于還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韓安國傳

失亡過多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

後失亡士卒多下吏當斬本傳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為庶民

蘇建為前將軍與翕侯趙信俱敗獨身來歸當斬

虜獲不實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表

車順坐擊匈奴盜虜獲自殺車千秋傳

臨蔡侯孫襄坐擊番禺奪人虜獲免表

武帝責楊僕書曰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傳

澅清侯參坐匿朝鮮已虜下獄 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 表

亂屯兵

中郎將卬入至趙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徙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

慼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本傳

之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本傳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本傳

段會宗擅發戊已校尉兵乏興有詔贖論本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全為城旦功臣表

擅興

邗侯李壽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王尊坐擅離部曲免本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